

家乡的老屋

田顺风

豫东平原，沃野千里，民风淳朴。我的老家就坐落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。村子的东头，有一座老屋，它承载着我童年的欢声笑语，见证了我成长的点点滴滴。每当我回到家乡，总是忍不住走到老屋前，抚摸那斑驳的墙壁，感受岁月的沧桑，往事历历在目。

这是一座典型的豫东民居，坐北朝南，青砖蓝瓦，朴实无华。老屋有三间正房、两间厢房，还有一个宽敞的院子。院子的一角，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枣树，每到秋天，树上就挂满红彤彤的大枣，让人垂涎欲滴。还有一棵高大的榆树，在厢房的窗前守护着一家人。榆钱做的窝窝头就着蒜汁，吃起来老香了。大门前是一条小路，小路的尽头是绿油油的麦田，每当轻风吹过，麦田里就会掀起层层波浪，十分壮观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老屋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地方。小时候，每天早上吃过饭，父母下地干活，而我把嘴一抹，便去找小伙伴们玩了。那时候好玩的东西太多了，掷弹珠、推铁环、丢沙包、捉迷藏、打陀螺、跳皮筋、下军棋、摔面包……不像现在的孩子，离不开手机，打游戏、刷视频，生活单调得很。中午，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，吃着奶奶做的饭

菜，其乐融融。晚上，我和奶奶坐在榆树下，我听她讲故事，看着天上的星星，感受着乡村的宁静。
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老屋也慢慢老去。和妻子结婚之后，我经常去外地工作，妻子在镇里的超市上班，我们便在镇上买了房子。老家的房子长久没有人居住，变得破败不堪。屋顶漏雨，墙皮剥落，院子里长满杂草。虽然也想过将老屋翻盖，但由于各种原因，这个想法一直未能实现。尽管如此，每逢节假日我还是会抽出时间回趟老家，将老屋里外打扫一遍。看着满院的杂草，心生无限感慨。

虽然我已经习惯了城市的喧嚣和繁华，但每当想起家乡的老屋，心中仍会涌起一股深深的眷恋之情。我知道，老屋虽然已经不再年轻，但它永远是我心中的家。它见证了我的成长，承载着我的亲情和乡愁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会怀念它。

如今豫东平原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，新农村日新月异。镇东曾经绿油油的麦田上盖起了一排排整洁的小楼，那是新建的新农村社区，窄窄的小路也变成了宽阔的马路。然而，老屋却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，仿佛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，见证着家乡的发展和变化。

冬日执勤

阿辉

黄叶半卷漫空中，朔风穿棉刺骨冷。
泪涕初出变冰粒，足麻木腿僵硬。
霜寒未解人车喧，指挥标准哨音清。
独立街头荧光黄，交通保安又畅通。

大门前是一条小路，小路的尽头是绿油油的麦田，每当轻风吹过，麦田里就会掀起层层波浪，十分壮观。

我眼中的雪

原娜

雪是自然界中最能打造不同意境的空灵之物，雪花翩然而落，小巧纯洁。

“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，雪花那个飘飘，年来到。”这是儿时最常听母亲唱的一首歌。只要我听到“雪花那个飘飘”，心头就会笼上一团灰色浓雾，觉得沉闷、凄凉、悲惨，不像是雪在飘，更像悲戚的苦泪在漫天纷飞。

《沁园春·雪》里的“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”让我们身临其境地领略到茫茫雪原的磅礴气势，以及银装展现出的富丽。在领略这种雪之意境时，心会因豁然开朗而旷达、强大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里的雪是花团锦簇的雪，是充满奇趣的雪，稍作想象，就能感受到清冷而浪漫的气息。

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这首诗为我们描画了一幅雪景图，苍茫孤寒、意境深远。

林冲是《水浒传》里被逼上梁山的典型人物。懦弱隐忍、委曲求全并没有让他脱逃厄运。他怒发冲冠的爆发尽在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”一章。从“正是严冬天气，彤云密布，朔风渐起，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”到“看那雪，到晚越下得紧了”，这一章节里的雪，暗藏着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杀机。读者屏息细读时，会极力压制波动的情感狂澜，心不由自主地颤抖、高悬。

还记得，一部叫《雪山飞狐》的武打片曾风靡一时，主题曲《雪中情》里有句歌词让我至今印象深刻：“寒风萧萧，飞雪飘零，长路漫漫踏歌而行。”伴随歌声出现的是主人公胡斐顶风而行、踏起碎琼乱玉的画面，我被朔风暴雪衬托出的英雄豪情震撼。

最看不得韩剧里出现这样的镜头：耀眼的积雪中只有两个身影，一个决绝而去，一个伸出绝望的手臂匍匐倒地。男主人公往往穿着玄色长衫，与皑皑积雪相映，更能让观众体味到透骨渗心的寒冷。每每看到这一幕，我的心都会酸楚，与主人公一样流下眼泪，冰凉的泪，像融化的雪水。这雪景，是掩藏心碎、埋葬爱情的雪，是伤感的雪。

曾浏览过一幅让人心中油然而生孤独感的图片：画面中，雪地上没有任何足迹，仅有一张覆满积雪的木质长椅安静地躺在雪野中。观者可以自然而然地想象出之前那一场绝美的白色烟火是怎样旋转、绽放的，好像燃烧的爱情，激情殆尽，只剩孤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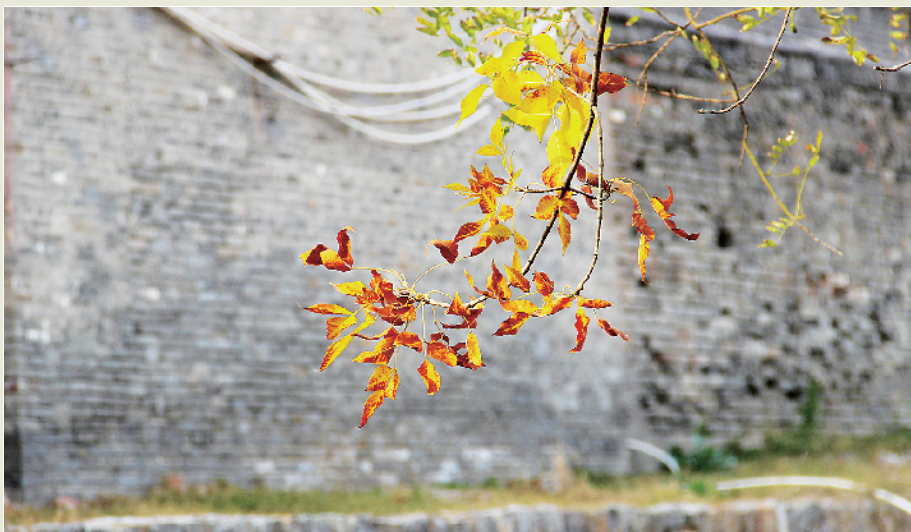
无意中看到多年前的一个冬夜自己在QQ空间里写的一句话：“没拉窗帘。沉寂的积雪反射出的寒光惊扰了我的梦。起身望去，天地不分，苍茫一色，绝景，绝美，只是不快乐的心更多地领略到的是一种白色的忧郁……”那场远去的雪又惹得我在一瞬间沉默，这心底的忧郁，终又如雪般消融。

期待着，下一场清冷绝美的雪。

伴随歌声出现的是主人公胡斐顶风而行、踏起碎琼乱玉的画面，我被朔风暴雪衬托出的英雄豪情震撼。

弦歌台外的秋

王旭摄



豫东喜宴

刘和平

豫东老家的喜宴多是十分丰盛且有章法的。

说其十分丰盛，是因为每桌通常要有八个凉菜、十六个热菜，红烧鲤鱼、清炖鸡、红烧方块肉和红烧肘子是必有的，另外还有四个蒸菜、四个汤菜，根据时令的变化，再配上几个素菜。汤菜有咸汤也有甜汤，有荤汤也有素汤。在豫东老家吃大席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各类汤菜，白丸子汤、白菜豆腐羊肉汤、老式鸡蛋汤，都是我的最爱。

说豫东喜宴极有章法，是因为什么时辰上什么菜，连先后顺序都有讲究，还分上席与下席。上席就座的一般都是女方送亲的人和男方本门的亲属，男宾一桌，女宾一桌。对上席的招待礼仪比较周到，开席时，扛毡的人（男方委派的喜宴接待人）在胳膊上搭一块红布，吆喝着，招呼客人安坐，再端上一盆热水，递上一条红色毛巾，让客人洗手净面。这个时候，大家就知道喜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每每在上大菜的时候，例如上红烧鲤鱼和方块肉的时候，扛毡的还要去上席给客人敬酒，对婚礼的相关事宜再征求一下女方送亲人的意见。对待下席宾客的礼仪就没有那么多了，只有前来帮忙的人随意照料一下。乡土文化有时候就是比较奇妙，在礼节上一般对客人照顾得比较周到，而对自家

的人、亲近的人，反而不怎么讲究。

豫东喜宴上最后一道菜是老式鸡蛋汤，俗称“滚蛋汤”，大厨对这个汤菜的做法要求比较严格。老式鸡蛋汤，必须用熬制的大骨汤、老母鸡汤等作为汤料，放入猪肉或牛肉，还有香菇、番茄、黄花菜、黑木耳，海带切丝，用红薯粉勾芡。锅里的鸡蛋清就好像天上的白云，飘起来时一片儿一片儿的。出锅前浇上山西老陈醋和小磨香油，再抓上几把撒子、香菜、蒜黄。这道汤一端上来，客人就知道菜已经上齐，喜宴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这个时候下席的桌面上已经是杯盘狼藉，喝了“滚蛋汤”，大家很快就一哄而散了。但上席还是有条不紊、井然有序，即使“滚蛋汤”端上来了，上席客人大都不慌不忙。哪道菜即使味道再好，一旦所剩无几，人人都有足够的抑制力，再也不会夹这道菜了。对于瓶子里的酒水，也是一样，酒量再大、再能喝，也不会搞“光瓶”行动，必须为客人留下二两，给主人以足够的面子，显得自己也有君子风范。

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盛宴也必有结束的时候。随着上席宾客放下筷子起身，整个喜宴才算圆满地落下帷幕。

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盛宴也必有结束的时候。随着上席宾客放下筷子起身，整个喜宴才算圆满地落下帷幕。